

# 晚睡隨想曲

□枫叶

每当夜幕降临，城市的喧嚣渐沉渐寂，而我的思绪却如同夜空中闪烁的星星，愈发明亮。晚睡，对我而言，是一种习惯，一种生活的节奏，一种与自己对话的方式，一种心灵净化的空间。

晚睡让我有机会在星光下漫步，即使是在城市中，也能在高楼的缝隙中找到星星的踪迹，但更向往在北方坐在小院里毫不费劲就能头顶满天星，我想象自己是一个探险者，在夜空的地图上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星座。每一颗星星都是一个故事，一个梦想，一个希望。晚睡，我的思绪如同流水，自由地流转。我会思考人生的意义，梦想的追求，以及未来的规划。这些思绪，有时候像是一道光，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有时候又像是一阵风，吹散了我心中的迷雾。

每当夜幕降临，我便开始了自己晚睡序曲。这是一种仪式，一种从白日的喧嚣中抽离，慢慢步入

宁静夜晚的过程。我喜欢在这个时候，泡一杯淡淡的茶，让茶香在空气中弥漫，拿一本爱读的书，伴随书香，进入了我夜晚的沉思。晚睡，我总是喜欢有书的陪伴。书页翻动的声音，是夜晚最美妙的音乐。在文字的世界里，我可以旅行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体验不同的生活，感受不同的情感，沉浸在书的情怀里，夜读如同一场心灵的洗礼，让我在文字的海洋中遨游，体验着作者笔下人物的喜怒哀乐。随着书页的翻动，我仿佛穿越了时空，与书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他们的欢笑，让我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他们的悲伤，让我的眼眶湿润；他们的愤怒，让我的心跳加速；他们的忧愁，让我的眉头紧锁。这些情感，如同潮水一般，一波接着一波，让我在夜读中体验到了人生的丰富多彩。书中的每一个观点，每一段对话，都在我心中激起层层涟漪。我思考着作者的意图，揣摩着人物的心理，与

书中的思想进行着激烈的碰撞。这种碰撞，有时让我豁然开朗，有时又让我陷入深深的沉思。夜读不仅是情感的体验，更是灵感的源泉。书中的某个情节，某段描写，甚至是一个不经意的细节，都可能点燃我心中的灵感火花。在夜深人静的时刻，我与书中的人物进行着心灵的对话。我试图理解他们的选择，感受他们的挣扎，体会他们的决断。这种对话，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性的复杂和多面，也让我对生活有了更多的感悟。

随着夜读的深入，我的思绪开始飘向远方，编织成一个个梦境。在梦中，我与书中的人物相遇，与他们共同经历冒险，分享快乐，分担痛苦。这些梦境，虽然虚幻，却给我带来了真实的体验和深刻的启示。当书的最后一页轻轻合上，我知道，这个夜晚的阅读之旅即将结束，有时兴趣正浓，挑灯通宵，犹如一场狂欢盛宴。我也喜欢在这样的夜晚，打

开一本书，或是拿起笔，记录下心中的点滴。晚睡也是我创作的好时光。在这个时候，我的思维最为活跃，灵感最为丰富。我会拿起笔，记录下那些突如其来的想法，或是创作一首诗，一篇散文，让它们在夜的静谧中诞生。文字，有时候比语言更能表达情感，它们静静地躺在纸上，等待着被发现，被理解。晚睡给了我一个机会，去深入自己的心灵，去探索那些在白天被忽略的角落。晚睡，也是一种与自己对话的方式。在这个时刻，我可以卸下所有的伪装，面对真实的自己。有时候，我会问自己一些问题，关于生活，关于梦想，关于未来。这些问题，或许没有答案，但它们让我更加了解自己，更加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夜深了，远处的灯火渐渐稀少，只剩下几盏孤独的路灯，还在坚守着它们的岗位。它们发出的光，虽然微弱，却足够照亮夜行者的道路。我想每个人的生命中，都

需要这样的一盏灯，无论是在迷茫时指引方向，还是在孤独时给予温暖。抬头望向星空，寻找那颗属于我的星星。虽然它可能并不显眼，但我知道，它在那里，静静地闪烁着，就像我在这个宇宙中的存在。晚睡的夜晚，让我有机会与自己的心灵对话，让我有机会去感受自己的存在。

夜更深了，四周一片寂静，蛙声一片，时钟的滴答声在耳边回响。我知道，是时候结束我的晚睡序曲了。我会轻轻地对自己说一声晚安，我闭上眼睛，回味着书中和作品的情感，思考着其中的智慧，感受着其中的力量。然后，带着满满的收获和满足，我缓缓地进入梦乡，我知道，不久之后，我将沉沉睡去，迎接新的一天。但在这个晚睡的夜晚，我的心灵得到了一次洗涤，我的思想得到了一次升华。这，就是晚睡随想曲，它属于我，也属于每一个在夜晚寻找自我的人。

(接上期)赛诗会过后，何宋两家加快进程，浩天和灵燕喜结连理。婚后，夫妻二人举案齐眉，恩爱有加，一年后又添了一个儿子，更是喜上加喜。

何浩天还是当他的塾师。宋灵燕相夫教子，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其乐融融。

何浩天虽然只是一名私塾先生，但见多识广，处事果决，多谋善断，一直是何氏家族和街坊邻居心目中的“诸葛先生”，大事小事都喜欢请他拿个主意。因此，当冯管家提出请浩天来议一议时，何云影自然是十分赞成的。

时间不长，何浩天就与冯管家来到东江商行。

浩天向何云影拱手施礼，道：“三伯父在上，急忙唤晚辈前来，不知有何教诲？”

何云影道：“贤侄请坐。伯父遇到一桩疑难之事，请你来商量商量。”

有伙计送上茶来。叔侄二人喝着茶，何云影把最近发生的事和盘托出。浩天听后深思一番，说：“伯父，侄儿感到您与李彪的误会必须尽快消除，否则，积怨下去，轻则货物还可能再次遭劫，重则还可能有性命之虞！”

何云影说：“谁说不是呢，这李彪扬言要取我的头上人头，这几天我愁得夜夜难眠，茶饭不思，苦啊！”

浩天道：“伯父莫忧。那李彪也是人，况且你们之间纯属误会，我相信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把这误会消除。”

何云影摇头叹气：“浩天啊，这误会实在是太深了，这李彪可不是轻易能说动的！此人脾气暴戾，杀人如麻，只怕是一言不合，不仅前嫌未释，反而丢了性命，我是胆战心惊啊！”

浩天道：“李彪是东江会党，平素还讲一个义字。理不说不通，道不讲不明。我要亲自到博罗走一趟，我相信，是能够与李彪冰释前嫌的。”

何云影闻言大惊：“浩天，此事非同小可，你不能拿性命去冒险！”

何浩天说：“伯父，您放心！只要李彪还有良知，还明事理，我一定会说服他。为了表示诚意，不仅我去，您也要去。不过您先不要露面，待我把事情处理得七七八八了，您再现身，此时已经柳暗花明了。”

何云影还是不大放心，嗫嚅道：“这……这……”

何浩天笑道：“伯父，侄儿再给您吃个定心丸吧！李彪何许人也，他是东江会党洪门老大，当年他才十几岁，就追随翟火姑起事，失败后才返回博罗的。而我的父亲是谁，翟火姑义军之平南王何亚黄。李彪与先父他们本是一支队伍，一家人。他要知道我是何亚黄的儿子，您又是何氏族人，我的三伯，他还不会收敛些，顾及一下昔日情分吗？”

何云影闻听此言，这才抚掌笑曰：“嗯，你这一说，我这悬着的心算是放下一些了。好，伯父就随您，闯一下李彪的龙潭虎穴吧！”

## 第七章 闯虎穴塾师放胆 消芥蒂宾主言欢

清光绪七年(1881年)十月中旬的一天上午，一艘篷船从惠州包公巷码头启航，顺江而下，行至博罗水域，在一个小码头停下了。

这船上除了船工，乘客只有两人，一位是何云影，另一位是私塾先生何浩天。

船工拴稳船，放下跳板。何云影叔侄二人下船上岸，行至几里路，到一个十字路口，见路边搭一凉棚，几个乡民在那里卖香蕉、菠萝，还有卖凉茶的。

何浩天让三伯在凉棚下坐了，说：“三伯父，您在这里歇息，喝点凉茶，我就进山去，事情差不多了，我就会来找您。”

何云影道：“好吧，我就等着。不过，你可千万要多加小心！”

浩天笑笑：“放心吧，没事的！”

何浩天找了一名本地村民，给了他一把铜钱，叫他带路到山里洪门大爷李彪的山寨去。

话说那天上午，在博罗苏村至马嘶的大山里，天地会洪门大爷李彪正在寨子内与众兄弟习拳练功，一名巡哨的兄弟来到寨院，告诉李彪，说有一名远客前来拜访。

李彪沉思一下，问：“那位来客是什么人？来此何事？后面有其他人跟来吗？”

那名兄弟回答：“来人自称是一名私塾先生，说是找大爷有要事相商。我仔细看了，他手无寸铁，亦没有其他人跟随。”

李彪又问：“此人以前来过吗？”

巡哨兄弟摇一摇头，说：“从未见。”

李彪再问：“人在哪里？”

该兄弟说：“还在寨门口等候。”

李彪说：“嗯，把他带到聚义厅来。”

“是！”巡哨兄弟应声一去，去了。

巡哨兄弟离去后，李彪进后院洗了一把脸，擦擦身子，换了一身干净衣服，便慢吞吞地去了聚义厅。

何浩天已经先到了，他平静地站在厅内一隅，看着李彪从外面慢慢踱来。

何浩天看那李彪，见他已届不惑之年，穿了套藏青色对襟衫裤，一根辫子盘在头上，脚踏一双粗麻鞋；浓眉方脸，虎背熊腰，显得孔武有力，眉宇间透出一股江湖豪气。（待续）



繁花似锦

王小虎 摄

## 再回凤岗村

刚入秋天，风儿在刚刚退去的炎夏中慢慢变得柔软，让人有一种想户外走走的冲动，于是我带着有点兴奋的心情圈定了一个好日子，想着能再回惠东县多祝镇凤岗村那片魂牵梦萦的土地，就激动得夜不能寐。

这片土地之所以让我倍感亲切，是因为我奶奶的故居就在凤岗村。那是一个四合院，青砖白瓦，屋檐龙凤雕花，印象最深的是一大片青砖铺就的庭前小院，古朴而典雅。我清楚地记得，逢年过节，特别喜欢在小院里转悠，穿着新衣新鞋敲击青砖的声音，脆脆的让人好舒畅，气派得犹如一个大家闺秀，集高贵典雅超凡脱俗于一身。这个美好的画面一直深深地定格在岁月的一角，让人难忘。我也由此想象当年亭亭玉立的奶奶，在这个古雅雕花的深院中，是如何娇羞地等着我的爷爷到来。

这一次前往，我邀上了姐姐，这样可以唤起更多的记忆。

看，凤岗村的渡口到了。村前有一条江，江水声不绝于耳。也许是有了水路上的便利，才大大提高了凤岗村与外界的交流速度。渡口，是凤岗村人求生的一个驿站，也是通往大都市的一个驿站。那百年古渡前的大榕树，我曾攀爬过；那些大石头，我曾坐在上面戏水！我欢呼着，百感交集。可是待近前一看，石头已布满了青苔，难以坐下；大树已长得更粗大，我已经抱不过来了！早些年，渡口热闹非凡，从渡轮上下来的客商熙熙攘攘，这里的繁华景象，绝对不亚于现在大都市里的一些卖场。我闭上眼睛，让时光倒流，我仿佛看见那些农妇一边说笑一边在石板上敲打衣物，小孩子则三五成群在河边戏水，还有农人来河边挑水的身影也一一展现。待睁开眼睛，这美好一切已不复存在。我不得不感叹时光的变迁，而今的渡口，以一颗静默的心包容着人间百态世事无常，承载着阴晴圆缺悲欢离合；它心里清楚，自己已完成了使命，可以放下心安静地休息了。

凤岗村大部分的人现在都搬迁到城市里居住，据当地老人说，只有在每年的祭祖时节，才会涌回一拨拨认祖归宗的游子，渡口才会短暂再现昔日的热闹。

而今的凤岗村，更添几分神秘和古雅。村口处有一座小桥，小桥流水悠悠，黄叶如花飘落，很是温馨雅致。小桥边有一棵二百年历史的菠萝蜜树，树上居然果实累累

累，我真想跳上去摘下一颗，送给亲密的爱人，想必品尝起来是别有一番风味吧。

经过小桥右侧铺满树叶的石板路，拾级而上，就能看到一棵一百三十年树龄的古榕树，枝繁叶茂，迎风吹拂。树下有乘凉的老人和孩子，他们远眺着河滩畔的芳草地和远山下的西枝江，一派悠然，仿若隐居世外桃源的仙翁和道童。

榕树边是百年香火不断的洪圣宫，门两旁有对联：洪恩浩荡千古，圣泽雍熙万年。它占地面积不大，却保持完好，干净明畅，俨然是位凤岗村的保护神，守护着这块风水宝地。

再往前走去，跨过一条古巷，有一棵上百年的芒果树，树上也居然挂满果子，想必凤岗村的好风好水才能滋养出这样的好果实。

芒果树下有几只鹅，丰润肥大，鹅儿嘎嘎地叫，我好像听见她们在私语：看，又来两个姑娘。

是的，我来了，我们来了。吹着这悠悠的古风，一步一个依恋，流连于这温馨甜润的气息里。

看那路边小草依然青绿如故，老树昏鸦，寂静的竹影，空灵的虫鸣，宁静中略显萧条。落寞的景象已经看不到从前的喧嚣。我们信马由缰，穿田过舍，在静默中感受时代的变迁。

最让我们心心念念的是奶奶的四合院，我推开旧木门，心里颤抖了一下。虽然青砖缝隙杂草丛生，院落一片凋敝，但童年的那些无忧无虑日子仿佛又穿越回来，我似乎看见最疼爱我的舅公笑意盈盈地递给我刚煮好的毛豆，奶奶正在调制蛋羹准备为我和姐姐煎鸡蛋呢。用手轻轻触摸那些石头和古旧的门石墩，我从来没有过像这一刻那么强烈地想把童年牢牢拽住，因为我并不多彩的童年里，我曾这么有近距离接触过这个美妙的小院，这个充满神奇色彩的古村落，这是我一生的画面中最生动的水彩画。

走出小院，沿着旧时的小路前行，一路的小黄花和杂草生长的田野，已见证了时代的更迭。路上人影稀疏，有几丝荒凉。随着高科技的发展，那种烈日下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已不复存在，现代工业化早已代替了大部分手工业。

极目望去，一条江河横于面前。凤岗村依山而立，傍水而居，她静卧于西枝江畔，看时光的流逝，看华年的匆匆，哗啦的水声永远在低吟：你来你去，我还在这

里。她像一个深情温婉的女子凝视着过往的人群，一如既往地展现似水流柔情。她以静默的姿态，静观时代的变化历史的变迁，用博大的胸怀，迎接回归的游子，那种宽容，那份悠然，犹如一首滔滔江水海纳百川的千古绝唱。

凤岗村是一片富饶的土地，这里气候温和，地势平坦，土质温润，她缠绕江岸，是宜耕宜种宜商的肥沃之地。

凤岗村原属增光镇，前几年增光撤镇后并入多祝镇。早些年，年幼无知的我因为不知道凤岗村深厚的文化背景，所以竟错过了许多挖掘她的机会。如今岁岁渐长大，特别迷恋古屋，这才突然想起奶奶的凤岗村，原来凤岗村是我童年最美的记忆。

追根溯源，兴许我身上的古典气息跟奶奶有关、跟古村落有关呢。

这一个迟来的发现啊，让我惊叹不已。而今故地重游，既陌生而又熟悉。我重新审视着这百年古村，重温旧思故，激动的心跳跃依然。

凤岗村沿山而建的民宅，与错落有致、光滑锃亮的石板路、鬼斧神工的巨石和百年古榕树朝夕相伴，整个古村落景色优美、清幽古朴。古民居、古家具保存完好，是具有一定岭南民居代表风格和地方特色民俗文化底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村落。透过祠堂里那些精美雅致的窗口，我似乎听到已经远去繁华喧闹的历史回音。

我恍然明白，我们的生活，原来是踩着前人早已铺好的路才走得那么顺畅，原来前人经历的磨难，就是为了创造我们幸福而美好的今天。

凤岗村分为两姓，一姓尹，一姓吕。我们首先来的是吕氏这一边，吕姓出了一个会元第(清)、一个两广督学(清)、一个海军司令(民国)。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是历史名人吕光龙。在吕氏宗祠门上悬挂着一块“会元第”牌匾，祠堂前面还有几座大型旗杆石座，旗杆周围杂草丛生，使我在敬仰的同时又有一些感慨。

“会元第”三字原本是道光皇帝御笔，现在挂的这块牌匾是伪造的。据《惠州名人》记载：吕光龙，字慕津，清代归善县多祝(今惠东县多祝镇凤岗村)人，少负隽才，博通经史，下笔千言，道光二年(1822年)考得进士第一名。历任四川永宁、峨眉知县。

道光八年(1828年)和二十九